

(美)安东尼·比弗◎著
马昕◎译

D-DAY

THE BATTLE FOR NORMANDY

诺曼底登陆

伦西曼奖, 沃尔夫森历史奖, 朗文历史理事奖作者新作

荣登美、英、法、德、西班牙、意大利、波兰、芬兰等15个国家畅销书排行榜No.1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D-DAY

THE BATTLE FOR NORMANDY

诺曼底登陆

(美)安东尼·比弗◎著

马昕◎译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诺曼底登陆/(美)安东尼·比弗著,马昕译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7

ISBN 978-7-5354-4528-5

I. 诺… II. ①安…②马… III. 美英联军诺曼底登陆作战(1944)—史料
IV. E19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08495 号

Tex copyright © Ocito Ltd,2009

Copyright arranged through Andrew Nurm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责任编辑:陈俊帆

责任校对:陈 琪

封面设计:天行云翼

责任印制:左 怡 邱 莉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传真:87679300)

<http://www.cjlap.com>

E-mail: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华中理工大学印刷厂

开本:680 毫米×1020 毫米 1/16 印张:21.625 插页:12

版次:2010 年 7 月第 1 版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356 千字 印数:1—10000 册

定价:29.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 1 第一章 抉择时刻
- 10 第二章 “我们将在今夜出发”
- 22 第三章 严守海峡
- 31 第四章 封锁进攻区
- 36 第五章 空降奇兵
- 50 第六章 横渡海峡
- 60 第七章 奥马哈海滩
- 77 第八章 犹他海滩
- 84 第九章 黄金海滩和朱诺海滩
- 91 第十章 宝剑海滩
- 102 第十一章 保卫滩头阵地
- 114 第十二章 卡昂落败
- 125 第十三章 维莱博卡日惨剧
- 138 第十四章 攻克瑟堡
- 148 第十五章 埃普索姆行动
- 159 第十六章 农庄战
- 173 第十七章 攻占卡昂和争夺“骷髅地”
- 186 第十八章 决战圣洛
- 201 第十九章 古德伍德行动
- 215 第二十章 密谋推翻希特勒
- 226 第二十一章 突破——眼镜蛇行动
- 242 第二十二章 突围——眼镜蛇行动
- 251 第二十三章 进军布列塔尼和蓝衣行动
- 263 第二十四章 莫尔坦反攻
- 278 第二十五章 总计行动
- 290 第二十六章 两面夹击
- 302 第二十七章 法莱斯杀场
- 314 第二十八章 巴黎起义与挺进塞纳河
- 326 第二十九章 解放巴黎
- 339 第三十章 解放之后

第一章 抉择时刻

索斯威克大宅是一座英国摄政时期风格的建筑，正面装饰着灰泥和廊柱。1944年6月初，位于其南边5英里的朴次茅斯海军基地和基地外围的停泊点挤满了规模和类型各异的船只——灰色军舰、运输船和数百艘登陆艇，所有船只都用锁链拴在一起。D日就定在6月5日星期一，登船已经开始了。

如果是在和平时期，索斯威克大宅很适合作为阿加莎·克里斯蒂小说里的宴会的举办场所，不过英国皇家海军在1940年占领了这座宅邸。从前宽敞精美的庭院和屋后的树林如今被一排排的半圆形活动营房、帐篷和煤渣路弄得面目全非。索斯威克大宅现在被作为盟军最高司令部的前线指挥部，这里也是海军上将伯特伦·拉姆齐爵士的司令部，拉姆齐爵士是盟军欧洲登陆战的海军总司令。在波斯陶山脊上的高射炮部队部署保护着索斯威克大宅和下方的船坞，让它们免受德国空军的攻击。

英格兰南部此时正受到酷暑和干旱的双重夹击。记录显示，5月29日，气温升高至将近38摄氏度。然而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将军手下的气象小组很快不安起来。领导这个小组的是詹姆斯·斯塔格博士。斯塔格博士是苏格兰人，身材瘦高，面容憔悴，留着整洁的小胡子。他是英国顶尖的气象专家，为了让他在军队内部享有外部人员没有的必要权力，他刚刚被授予英国皇家空军上校的军衔。

从4月份起艾森豪威尔就一直在测试斯塔格和他的团队，他要求他们在每周一提交未来三天的气象预报，随后与这一周的真实天气进行核对。6月1日，星期四，气象站预报在大西洋北部上空形成了几个强低气压带，可是第二天战列舰就要从苏格兰西北端的斯卡帕湾出发了，英吉利海峡波涛汹涌的海面可能淹没登陆艇，更不用说对船上的士兵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了。低沉的云层和糟糕的能见度也形成了另一个巨大的威胁，因为登陆是否能够成功取决于盟军空军和海军是否能够粉碎德军的海岸炮台和防御阵地。第一批13万人的登陆部队正在登船，预定在两天后完成登船。

英军的气象部门和美军的气象部门意见不合，这让斯塔格烦恼不已。双方从气象站收到的是一样的报告，但对数据的分析就是不一致。斯塔格无法

接受这样的结果,他只好对艾森豪威尔的助理参谋长布尔哈罗德·布尔少将说:“情况复杂,难以确定。”

“看在老天的份上,斯塔格,”布尔火了,“明天上午列席最高司令会议之前,你一定要搞定。艾森豪威尔将军要操心的事情太多了。”斯塔格回到营房,凝视着图表,再次和其他部门的人员商议起来。

艾森豪威尔在D日前心神不宁还有其他原因。尽管外表看起来很放松,对不论什么级别的人都露出他招牌式的开朗笑容,可艾森豪威尔每天要抽掉足足4包的骆驼牌香烟。他会点燃一支烟,把它搁在烟灰缸上让它干烧,突然站起身,在走了一圈之后再点燃另一支烟。他一壶接一壶不停地喝咖啡,但紧张情绪丝毫没有得到缓解。

推迟进攻会带来很多风险。前两批登陆部队共有17.5万人,如果被恶劣的天气困在船上和登陆艇上,他们会丧失作战优势。即将沿英国海岸线南下前往英吉利海峡的战列舰和护卫舰必须加油才能多次返航。这样德军侦察机发现它们的几率会大大增加。

保密工作一直是最受关注的问题。狭长绵延的军营覆盖了南部海岸的大部分地区,这些军营被戏称为“香肠”。住在军营里的进攻部队本应该与外界隔绝联系,但是很多士兵从带刺的铁丝网下面溜出去,到酒吧最后喝上一口或者再去看一眼情人或老婆。各级官兵泄密的可能性数不胜数。一名美国空军上将在克拉里奇酒店的一次鸡尾酒会上透漏了“霸王行动”的日期,被很丢脸地送回国去。现在又出现另一个让人担心的问题,一些英国记者奉命跟随进攻部队登陆,他们从舰队上消失也许会引起人们的注意。

在英国,人人都知道D日马上就要到了,德国人也知道。不过一定不能让敌人知道登陆的确切地点和时间。从4月17日起,英国开始实施对外国外交人员的通信审查,并开始严格控制出入境活动。幸运的是,英国安全部门抓获了英国境内所有的德国特工。其中大多数人被“策反”并被派回去向他们的上线散布假消息。这个“欺敌”系统由双十委员会负责监管,目的是制造大量的干扰“噪音”,这是“坚韧计划”的关键组成部分。“坚韧计划”是战争史上最富野心的欺敌行动。当时斯大林正计划在夏季发动名为“巴格拉基昂行动”的进攻,包围和粉碎位于白俄罗斯境内的德军中央集团军群,红军为了隐藏“巴格拉基昂行动”的真实目的,正着手进行一项欺敌行动;“坚韧计划”的规模甚至比红军这项欺敌行动的规模还要大。

“坚韧计划”包括几个部分。“北部坚韧计划”将虚构出在苏格兰境内集结的“英军第4集团军”,佯装准备进攻挪威,牵制挪威境内的德军。“南部坚韧计划”是整个“坚韧计划”的主要部分,该计划将放出消息,让德国人相信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是一次吸引德军后备力量离开加来海峡的大规模佯攻,真正的

进攻将在7月下半月进行，地点位于布洛涅和索姆河河口之间。该计划虚构出了一个“美军第1集团军群”，其总司令由德国人最害怕的乔治·巴顿将军担任，并且佯称集团军群在英格兰东南部部署了11个师。该计划还投放了假飞机、充气坦克以及250艘假登陆艇，帮助制造假象。该计划虚构出英军第2空降师等编队，它们和真正的编队共同存在。为了让假象更为逼真，两个假冒军部还一直保持不间断的无线电通信。

胡安·普约尔是“南部坚韧计划”中为英国情报部门工作的最重要的双重间谍之一，他是加泰罗尼亚人，代号“嘉宝”。他和安全部门的上线合作构建了一个由完全虚构出来的27名特工构成的特工网络，他们不停地把在伦敦精心拟定的信息发给设在马德里的德军情报站。在D日之前的数月中他们发出了大约500条无线电信息。这些信息提供的细节逐渐拼凑出了双十委员会描绘的整体画面，其目的就是让德国人相信盟军会在晚些时候在加来海峡发起主力进攻。

盟军方面还设计出其他欺敌措施，防止德军从法国其他地方向诺曼底调集军队。“勇敢者计划”试图给德军制造这样的印象，即盟军将在第一轮登陆两周后从美国和亚述尔群岛直接向法国西海岸发起第二轮进攻。为了让德国人捉摸不透，防止他们让波尔多附近的第11装甲师北上进入诺曼底，英国境内的一名被称为“布朗克斯”的受控特工向位于里斯本圣精银行的德国上线发送了一份加密电报：“快送50本书，我要给我的牙医。”电文的意思是：“登陆将在6月15日左右于比斯开湾进行。”德国空军显然担心盟军在布列塔尼登陆，下令立刻摧毁海岸附近的4座机场。5月下旬又实施了另一项名为“铜头蛇计划”的牵制行动。在该行动中，一名与蒙哥马利将军长得很像的演员访问了直布罗陀和阿尔及尔，建议对地中海沿岸发动进攻。

位于伦敦西北约50英里的布里奇利公园是一个高度保密的单位，负责破解敌军密电。从5月22日起，他们为“霸王行动”采用了一套新的监控系统。这里的专家准备随时在第一时间破译截获的一切重要信息。他们截获的密电也让他们能够验证普约尔、达斯科·波波夫（“三轮车”）和罗曼·加比车尔尼亚夫斯基等几名主要的“双十”特工为“坚韧计划”散布的假消息是否取得了成效。布里奇利在4月22日破译的一份德军密电显示德军第4集团军总部位于爱丁堡附近，其下属两个军分别位于斯特灵和邓迪。其他截获的信息显示，德军认为英军低地师正在为进攻诺曼底做准备。

5月份解码的电文显示，德军以盟军将在奥斯坦德和布洛涅之间登陆的设想为前提实施了一次反进攻演习。布里奇利最终在6月2日认为可以给出这样的报告：“最新的证据显示德军认为盟军已经完成所有准备工作，预计盟军首先在诺曼底或布列塔尼登陆，随后在加来海峡发起主攻。”看来德国人真的

中了“坚韧计划”的招。

6月2日一早，艾森豪威尔走进索斯威克大宅公园里隐藏在伪装网下的一辆拖车中。他称这辆车为“我的大篷车”，不开会、不视察部队的时候，他会在床上看西部小说和抽烟，设法放松。

这天是礼拜五，上午10点，斯塔格在索斯威克大宅的图书室向艾森豪威尔和聚在这里开会的其他司令官汇报了最新的天气评估报告。斯塔格不得不在汇报中含糊其辞，因为他的同事仍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特别是盟军最高司令部的美国气象专家过于乐观。斯塔格知道在晚上的会议之前他必须得出有关周末天气恶化情况的确定意见。是继续行动还是延期，必须尽快做出决定。

在这次会议上，空军总司令空军上将特拉福德·马洛里爵士简要介绍了一项计划，计划的大体内容是“轰炸穿过城镇和乡村的道路，构成一条轰炸带，以此阻截或拖延敌军编队的移动”。他问道，“考虑到可能造成的平民伤亡”，他是否有实施该计划的自由。艾森豪威尔宣布将获得他的批准作为“行动的必要条件”。会议还决定向法国人投掷传单以示警告。

法国平民的生死只是众多需要担心的问题中的一个。作为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必须在政治考量和个人想法之间进行权衡，同时还要保持他在盟军中的权威。帝国总参谋长陆军元帅艾伦·布鲁克爵士和第21集团军群总司令伯纳德·蒙哥马利爵士很喜欢他，但是对他作为军人的评价却都不高。布鲁克在日记里写道：“毫无疑问，艾克^①决心尽其所能，让英国人和美国人保持最良好的关系，可同样毫无疑问的是，他对战略一无所知，就指挥战争而言，他非常不适合担任最高司令这个职位。”蒙哥马利在战后对艾森豪威尔的简短评价很有他的个人特色：“是个好人，但不是当兵的料。”

这些评价当然有失公允。艾森豪威尔在诺曼底登陆战的所有重大决策上都展现出了良好的判断力，他使用绝佳的外交技巧将意见不合的盟军团结在一起。单这一项就是大功一件。没人不尊重最高司令，就连乔治·巴顿将军和跟他一样难相处的蒙哥马利也是如此。在初次见面时，蒙哥马利曾因为艾森豪威尔当着他的面抽烟而出言不逊。艾森豪威尔很大度，没有对这样的事情耿耿于怀，可是他的很多美国下属认为他应该更加强硬地对待英国人。

蒙哥马利将军具备极高的专业军事素养而且是训练军队的一级好手，但他同时拥有惊人的自负。这种自负几乎可以肯定是源自某种自卑情结。在2月份的时候，他曾对英王乔治六世的私人秘书提到自己著名的贝雷帽：“我的帽子顶得上3个师。士兵们只要远远地看到我的帽子就会说‘蒙哥马利在那儿’，随后他们就会一往无前。”他自恃甚高，几乎到了令人发笑的程度。崇拜

① 译者注：艾森豪威尔的昵称。

他的英国媒体夸大了他的名声,不只是美国人有这种想法。巴兹尔·哈特评论道:“老百姓比士兵更喜欢蒙哥马利。”

蒙哥马利非常善于调动气氛,他往往能利用这项特长激发士兵们的自信,但他也并不总是能成功赢得热烈的回应。当他在2月份告诉达累姆轻步兵团他们将参与登陆战的第一波进攻时,士兵们怨声四起。该团士兵刚刚从地中海地区打仗回来,还没怎么休探亲假。他们认为应该让其他从来没离开过英国本土的师换下他们。他们的反应是“又是倒霉的达累姆团”,“总是倒霉的达累姆团”。蒙哥马利乘车离开的时候,各级官兵本应该涌到马路两边夹道欢送,可是没有一个人动窝。这让高级军官们懊恼不已,尴尬万分。

蒙哥马利决定用经验丰富的老兵增强没有历练过的部队的实力,但是他的大多数沙漠老兵对这个决定十分不满。他们在海外作战长达4年,认为现在该轮到其他人了,特别是那些从来没上过战场的部队。前第8集团军下辖的一些团已经有6年没回过国了,有一两个团甚至时间更长。他们的不满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国内的妻子或女友的影响。

被称为“大红一师”的美军第1师得知要再次在海滩进攻中打头阵时满腹牢骚,不过这次作战非常需要他们的经验。5月8日的一份总体评估报告对被派遣参与登陆战的所有其他美军编队的评价几乎都是“不满意”。深受刺激的美军高官立刻采取行动,抓紧最后几周时间进行密集训练。部队的显著进步让艾森豪威尔倍感鼓舞,他也暗自为将登陆战从5月初延后到6月初的决定感到高兴。

盟军指挥系统中还存在其他一些紧张关系。艾森豪威尔的副手空军上将阿瑟·特德爵士很不喜欢蒙哥马利,不过他本人也不招温斯顿·丘吉尔的喜欢。美军第1集团军总司令奥马尔·布雷德利将军来自密苏里州的贫困农场,“土里土气的表情”和他对政府事务的见解让他看起来不那么威武善战。不过布雷德利“务实,沉着,明显没有野心,有点迟钝,既不招摇也不卖弄,从不招惹别人生气”。他还是一名精明的指挥官,一心把工作做到位。他在表面上对蒙哥马利很尊重,不过实际上可能并不那么喜欢他。

布雷德利和艾森豪威尔合作愉快,不过他不像他的长官那样能够容忍大炮筒子乔治·巴顿。事实上布雷德利几乎无法掩饰他对这个离经叛道的南方骑兵强烈的不信任感。巴顿敬畏上帝,却以亵渎上帝的言辞闻名,他喜欢在对士兵们发表演说的时候使用出格的挑衅字眼。“现在我要你们记住,”他曾经对士兵们说,“没有哪个杂种是靠‘为国捐躯’赢得战争的。赢得战争靠的是让敌军那些可怜的杂种为他们的国家捐躯。”毫无疑问,若不是艾森豪威尔在关键时刻加以支持,巴顿永远不会有机会在即将到来的战役中留名。艾森豪威尔能让这样一支由差异巨大的人员组成的队伍团结在一起,这绝对是一项了

不起的成就。

最近一次纷争完全是空军上将特拉福德·马洛里对D日的紧张不安造成的。马洛里“让所有人感到恼火”，他甚至能激怒艾森豪威尔。他突然间相信在科唐坦半岛空降的两个美军空降师会遭遇屠杀。他反复劝说取消“霸王计划”中这个保护进攻西部侧翼的重要环节。艾森豪威尔让马洛里把他的想法写下来，马洛里照做了。深思熟虑之后，艾森豪威尔在蒙哥马利的充分支持下否决了马洛里的提议。

尽管紧张焦虑，又有千斤重担压在身上，但艾森豪威尔明智地采取了达观沉着的态度。他在做出最终决定的时候非常谨慎。他十分清楚，最重大的决定几乎落在他一人身上。确实，成千上万名士兵的命运取决于这个决定。艾森豪威尔拟定了一份简短声明，准备在作战失败时使用，这件事他甚至连最亲密的助手都没有告知，声明上写道：“瑟堡—勒阿弗尔地区的登陆没能建立令人满意的据点，我已经撤回部队。在此时此地发动攻击的决定是根据现有的最佳情报做出的。陆海空三军英勇作战，尽到了责任。如果此次行动有任何相关的过失或错误，都只属于我一个人。”

尽管艾森豪威尔和布雷德利都不承认，但在5个登陆海滩中，最难的一个将是奥马哈海滩。奥马哈海滩是美军第1步兵师和第29步兵师的目标地，联合作战海滩侦察和进攻领航特遣队的一支英军小队已经仔细侦察过这个地方。1月下旬，一艘武装拖网渔船将微型潜艇“X—20号”拖到了靠近诺曼底海滩的地方。布雷德利将军要求联合作战海滩侦察和进攻领航特遣队在检查过英军和加拿大军队将要作战的海滩后，还应该对奥马哈海滩进行检查，确认这里的地面足够坚实，能够让坦克通过。工兵上尉斯科特·鲍登和特别舟艇分队的布鲁斯·史密斯中士游泳上岸，每人携带的武器只有一柄突击刀和一把柯尔特点45冲锋手枪。他们还带了一把18英寸取土钻和一个子弹带，子弹带上装有用来存放土壤样本的容器。海面异常平静，他们没有被德军哨兵发现。

返回一天后，斯科特·鲍登被一名海军少将召回伦敦。午饭后，鲍登抵达位于圣詹姆斯广场的诺福克之家酒店。鲍登进入酒店长长的餐厅里，餐厅墙壁上的地图被窗帘遮住了。鲍登发现自己正面对6位海军上将和5位陆军上将，其中包括布雷德利将军。布雷德利向他仔细询问了海滩的承载力。“先生，我说这些话，希望您别介意，”斯科特·鲍登在走之前说，“这个海滩真的很难应付，届时一定会伤亡惨重。”布雷德利一只手按在鲍登的肩膀上说：“我知道，孩子，我知道。”然而在左侧的英军战区和右侧的犹他海滩之间，奥马哈是唯一可能登陆的海滩。

在进攻部队开拔登船的时候，老百姓纷纷冲到屋外跟他们挥手告别。一

名被安排住在一个英国家庭的美国工兵写道：“我们离开时，他们哭了，仿佛他们就是我们的亲生父母。这真的非常让我们感动。老百姓似乎非常清楚将要发生的事情。”

完全保密当然是不可能的。某装甲师的一名英军士兵写道：“路过南安普敦的时候，我们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我们每次停下来，人们都会给送上茶和蛋糕，这让护送部队的宪兵队非常惊慌，因为他们接到严格的命令，禁止平民和士兵之间有任何接触。”

大部分队伍乘坐军用卡车，不过部分英军部队是靠步行，公路上回响着他们的军用钉靴踏出的整齐的脚步声。从房子前院向外张望的老人们往往眼中含泪，他们禁不住想起从前奔赴佛兰德斯壕沟的部队。他们头盔的形状跟过去很相似，不过军装不同，士兵们不再穿皮绑腿了，现在他们穿的是跟腰带、背带、弹药袋和背包等装备配套的帆布鞋罩。步枪和刺刀也换样了，不过变化不大，没有明显区别。

在 24 小时休假证发下来的时候，士兵们感到 D 日一定不远了。对于那些缺乏战斗热情的士兵来说，这是最后一次消失或喝醉的机会。在登陆战之前有不少士兵缺勤，但彻底当逃兵的人相对较少。很多人在登陆战开始的时候回到了他们的岗位上，和同伴们并肩作战。注重实效的指挥官们并不希望手下进军事监狱，他们让这些人在战斗中挽回自己的错误。

士兵们注意到军官们突然间对手下更关心了。封闭营地里一部接一部地放电影，啤酒的供应份额更多了，喇叭里大声放着舞曲。好挖苦人的士兵发现军需官突然间变得慷慨了，这可不是好兆头。24 岁的诗人基思·道格拉斯是舍伍德护林人义勇骑兵团的一名上尉，他给经历过一战的诗人埃德蒙·布兰登写信说：“我已经被养肥了，就等着挨宰了。”道格拉斯和很多人一样强烈地预感到死亡临近，并且把这种预感告诉给了最亲近的朋友。令人震惊的是，事实证明很多人的预感是正确的，然而很可能正是这样的想法以某种不为人知的方式变成了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道格拉斯在上个周日到教堂参加了礼拜。他后来和团里的随军牧师一起散步。牧师写道，道格拉斯已经接受了即将临近的死亡，对此毫不畏惧。他的一个军官同事认为他之所以产生这样宿命论的想法，是因为他觉得在沙漠战争中已经把自己的运气都用光了。

几乎所有人都痛恨等待，盼望着最糟糕的时刻快点过去。一名美国步兵评论道：“所有人都很紧张，但所有人都假装毫不在乎。”他还说：“故作勇敢是有些用的。”很多人想起了他们的女朋友。有些人迅速和女友结婚，确保万一出现最坏的情况，她们能拿到抚恤金。一名美国士兵把自己全部的薪水寄给一个珠宝商，让他的英国未婚妻挑一枚戒指，准备好在他回来后结婚。这是一个充满强烈的个人情感的时刻。此前不久一名记者写道：“来为男人们送行的

女人们几乎总是走到站台的最末端，在火车离开的时候，努力微笑着挥手作别。”

少数人在压力之下崩溃了。美军第1步兵师的一名成员写道：“一天晚上，一名士兵带着两条子弹带和手榴弹，抓起一支步枪离开了。他走的时候没人看见，不过人们发现之后立刻成立了一支搜索队。搜索队找到了他。他拒绝投降，于是被处死了。我们一直不知道他这么做是因为他只是不想死在海滩上，还是因为他是间谍。不管他做了什么，他的做法都不明智。本来他只是面对可能死亡的结局，但现在却成了一个确定的死人。”也许这个人预感到了即将在奥马哈海滩上发生的一切。

周五晚，坦克和士兵仍然在登船，斯塔格上校与其他气象中心再次通过安全的通讯线路进行协商。他必须在当晚21点30分的会议之前给出一份确定的报告，不过他们仍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若不是面临可能出现的惨剧，整件事简直荒唐可笑。在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里，我得向艾森豪威尔将军给出一份对未来5天天气‘意见一致’的预报，而在这5天里将要展开史上最大的军事行动——然而任意两个参与讨论的专家对未来24小时内可能出现的天气情况甚至都无法达成一致意见。”

他们一直争论到最后一刻。随后斯塔格匆匆赶到主楼图书室，向“霸王行动”的所有主要指挥官汇报情况。

“好了，斯塔格，”艾森豪威尔说，“这次你要跟我们说些什么？”

斯塔格觉得应该顺应自己的直觉，忽略布希公园那些美国同事较为乐观的观点：“从不列颠群岛到纽芬兰的整体情况在近日内已经有所变化，现在很可能危机重重。”在他详细说明的时候，几名高级军官略带疑惑地瞥了一眼窗外瑰丽的日落风景。

在提出了几个有关空降期间的天气的问题后，艾森豪威尔进一步询问了6月6日和7日可能出现的天气情况。据特德说，斯塔格停顿了一段时间，然后回答道：“如果我回答这个问题，先生，那我就是我在猜测，不是作为您的气象顾问在回答问题。”

斯塔格和美方搭档耶茨上校离开了会场，没多久布尔将军走出来告诉他们未来24小时的计划将保持不变。当两人回到住宿的帐篷时，他们得知第一批船已经起锚了。斯塔格不禁想起最初规划“霸王行动”计划的中将弗雷德里克·摩根爵士跟他开的黑色玩笑：“祝你好运，斯塔格。希望你预测的所有低气压带都是温和微小的低气压带，不过记住，如果你没预测对，我们会把你绑在最近的一个灯柱上。”

第二天，也就是6月3日，周六，上午传来了不能再糟的消息。位于爱尔兰西部布莱克索德角的气象站刚刚报告说气压迅速下降，风力达到6级。气

象团队仍在用不同的方式分析同样的数据，加上所有的气象图表，这一切几乎让斯塔格觉得“恶心”。当晚 21 点 30 分，他和耶茨被召去。他们走进图书室，里面的书架上空空的。一大堆扶手椅排成了圆弧形，前排坐的是总司令，后面坐的是他们的参谋长和下级指挥官。这些人对面的三把椅子上坐着艾森豪威尔以及他的参谋长沃尔特·史密斯将军和特德。

斯塔格开始汇报：“先生们，我的同事和我在昨天对未来三四天天气的担心已经被证实了。”随后他详细地汇报了预测结果。他预测是一幅阴郁的画面，海面惊涛骇浪，刮着 6 级大风，天空中挂着低垂的阴云。斯塔格后来写道：“在整个汇报过程中，艾森豪威尔将军一动不动地坐着，一手撑着微微歪向一侧的头，牢牢地盯着我。屋里所有人似乎一时间都被惊呆了。”不出所料，艾森豪威尔认为必须建议临时推迟行动。

对艾森豪威尔来说，这一晚并不好过。稍后，他的副官海军中校哈里·布彻来告诉他美联社已经发出了相关消息：“艾森豪威尔的部队正登陆法国。”尽管通讯社在 23 分钟之后撤掉了这条消息，可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莫斯科广播电台已经播出了这条消息。布彻在日记里写道：“他像是嘀咕了几声。”

斯塔格听到了行动临时推迟的消息，他在半夜时分回到帐篷。他从树枝的间隙间仰头看去，看到“天空几乎一片晴朗，周围一片静谧”，这种感觉非常奇怪。斯塔格没打算睡觉，而是在凌晨把所有的讨论过程都详细地记录下来。他写完的时候，预报的天气情况仍旧没有好转的迹象，尽管此时屋外仍旧是一片安然宁静的景象。

在 6 月 4 日凌晨 4 点 15 分的另一次会议上，艾森豪威尔认为必须坚持前一晚临时做出的决定，将行动延后 24 小时。如果不能提供最大规模的空中支持，风险就太大了。于是他们下达了命令，召回所有船只。驱逐舰全速出航，将无法通过无线电联络到的登陆艇聚拢到一起，带领他们返航。

斯塔格随后筋疲力尽地回到帐篷里的床上，几个小时后他醒来的时候发现天空依旧晴朗，似乎没有什么风，他惊呆了。吃早饭的时候，他几乎无法面对其他军官。不过这天晚些时候，云和风开始从西边聚集、增强，这时他略带愧疚地松了一口气。

6 月 4 日这个周日是个问题不断的一天。当然不可能让好几万人困在登陆艇上。所有船只都已经出发，现在又下令召回，它们该怎么办？它们需要补给燃料。如果坏天气继续下去，届时潮水的流向就不对了。事实上，如果 48 小时内情况没有好转，“霸王行动”就不得不向后推迟两周。这样的话，行动将很难保密，而且部队的士气可能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第二章 “我们将在今夜出发”

为即将进行的艰巨行动而感到紧张的绝非艾森豪威尔一人。一直对跨海峡作战的整体计划心存疑虑的丘吉尔现在正努力让自己进入一种非理性的乐观主义情绪之中。陆军元帅艾伦·布鲁克爵士在日记中坦承“胃里有一种空空的感觉”。“很难相信几个小时后跨海峡作战就要开始了！我对整个行动感到很不安。最好的情况是这次行动会让对它的艰巨性毫不知情的广大人民大失所望。最糟的情况是这次行动可能成为整场战争中最可怕的灾难。”

一名美军高级参谋评论道：“英国人对失败恐惧得多。”在多年的战争之后，这一点并不意外，人们的心中仍存有对敦刻尔克和迪拜袭击失败的惨痛回忆。然而不论理由是什么，他们拒绝在更早的时候进攻欧洲大陆的做法是对的。盟军必须拥有压倒性的优势，美军在北非、西西里和意大利已经经历过很多惨痛的教训了。

丘吉尔曾经评论说，美国人总是在先尝试过其他所有行动后才做出正确的决定。但就算这个玩笑里蕴含了一定的真理，但也绝对贬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美国人比英军中自诩为他们老师的那些人学习得快多了。美国人不怕听取来自商业世界如今一身戎装的头脑灵活的文官的意见，最重要的是，美国人不怕进行尝试。

英国人在很多领域里显示出他们的聪明才智，从破解截获密电的电脑，到诸如珀西·霍巴特少校设计的水上坦克和扫雷装置等新式武器。然而英军内部的等级观念仍然非常保守。特种坦克被称为霍巴特的“搞笑玩意儿”，这足以显示英国人猜疑心重而且言语刻薄。英国人有一种对业余精英的崇拜，这让蒙哥马利痛恨不已，然而事实证明这种崇拜将继续起到不可小觑的阻碍作用。不让人意外的是，美国军官认为英国军官“过于客气”，缺少必要的不留情面，特别是在解雇不称职的指挥官的时候。

丘吉尔本人就是一名十足的业余精英，不过没人能指责他缺乏动力。他对军事行动十分热情，事实上在他的军事顾问看来，他太热情了。大把的主意持续不断地出现在让白厅里叹息声不断的备忘录上，其中大多数完全不切实际。丘吉尔的军事顾问伊斯梅将军不得不应付首相在这个标志性的历史时刻

冒出的最新灵感。丘吉尔想要在“霸王行动”中“进行某种敦刻尔克的反向操作，用小型民用船只搭载步兵跟进，在海滩上的敌军被彻底扫清后适当补充进攻部队的人员”。

丘吉尔首相一心想要贴近行动中心，因此他坚持要跟随进攻舰队出航。他想要从皇家海军巡洋舰“贝尔法斯特号”的舰桥上观看海军炮轰海岸。他知道布鲁克不会同意，所以没有通知布鲁克，他试图用一个理由证明自己的要求是合理的，他的理由是除了首相他也是国防大臣。还好英王在6月2日用一封信解决了问题，这封信措辞巧妙：“亲爱的温斯顿，我想再向您恳求一件事，请不要在D日出海。请考虑我的立场。我比您岁数小，我还是一名水兵，而且作为国王，我是所有军人的领袖。我更想出海，但是我同意留在国内；那么您去做原本我想亲自去做的事，这公平吗？”

丘吉尔行动不成，心里窝火，于是下令将他的专列作为移动指挥部开到艾森豪威尔的身边。布鲁克在日记里写道：“温斯顿上了他的专列，在朴次茅斯地区来回巡视，让他自己成了一个彻头彻尾招人烦的讨厌鬼！”D日前夜出现了一个让人高兴的时刻。消息传来，马克·克拉克指挥盟军挺进罗马。然而丘吉尔却不得不面对一个几乎无法解决的问题。以洛林十字架为自己标志的自由法国领袖戴高乐将军在这天上午抵达伦敦。D日之前的紧张情绪，复杂的政治格局，再加上戴高乐以自我为中心的爱国热情，这一切即将引发一场激烈的争执。

与戴高乐的关系的关键问题出在罗斯福总统对他的不信任上。罗斯福把戴高乐看成潜在的独裁者。这个观点也得到了曾作为罗斯福的特使到维希政府拜访贝当元帅的海军上将莱希的支持，另外还有几位在华盛顿颇具影响力的法国人也支持这个观点，其中包括后来被视为欧盟创立之父的让·莫内。

罗斯福对法国政治深恶痛绝，他在2月份建议改变战后盟军在德国的占领区方案。他想让美军占领德国的北半部，这样他们就可以经由汉堡而非法国运输补给。丘吉尔在回信中说：“据我理解，您提出这个建议是因为您不愿在法国境内承担维持治安的工作，而且担心此项工作可能让美国军队长期驻扎法国。”

罗斯福拒绝承认戴高乐口中的所谓“起义政府”，丘吉尔也拒绝承认，但没有那么激烈。戴高乐不仅仅想要确立自己的地位，他需要将相互对立的力量团结在一起，让法国在解放后避免出现混乱状态甚至内战。但常常让他的支持者感到绝望的是，高傲而又没风度的戴高乐似乎乐于对美国人和英国人采取忘恩负义的态度。戴高乐对一切事务都采取彻底以法国为中心的态度。他极端排斥不利的事实，特别是任何可能有损法国荣耀的事实，只有戴高乐会在书写法国陆军历史的时候不提及滑铁卢之战。



丘吉尔知道盟军必须和戴高乐合作，整个春天他都在尽力软化罗斯福的态度。他怂恿罗斯福和戴高乐会面。“像父亲一样对待他，你会对他大有帮助的，”丘吉尔写信说，“从任何一个角度看，我都确实认为这么做会有所帮助。”

罗斯福同意和戴高乐会见，但他坚持必须由戴高乐提出会面要求，因为罗斯福发出官方邀请将意味着承认戴高乐是法国领导人。罗斯福总统坚持他的底线，即盟军进入法国不是为了让戴高乐掌权。他写道：“此时此刻我不能承认任何法国政府，直到法国人民有自由选择政府的机会。”但是由于选举在一段时间内不可能进行，这就意味着法国境内已经解放的地区将由占领区盟军政府管理。

不论对戴高乐还是对阿尔及尔的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而言，占领区盟军政府都是一种致命的侮辱。6月3日，戴高乐飞往英国的前一天，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宣布自己为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此举立刻被罗斯福视为故意挑衅。他下令禁止艾森豪威尔与正在等候的法国政府官员进行任何接触。

艾森豪威尔只被允许与戴高乐任命的抵抗组织司令皮埃尔·科尼格合作，该抵抗组织被称为“法国内地军”。然而甚至到了这个时候，艾森豪威尔仍被告知不要告诉科尼格有关登陆战的详情，因为科尼格肯定会把这些信息报告给他的政治长官。于是这些矛盾造成了“十分尴尬的局面”，如艾森豪威尔在给华盛顿的一份报告中所坦承的：“科尼格将军敏锐地觉察到，尽管法国海军、空军和空降兵部队将要参与作战，而且作战期间需要法国抵抗组织的大力帮助，但对于即将到来的行动，即使是最粗略的信息，他也毫不知情。”

与此同时，丘吉尔力劝罗斯福接受与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的合作安排，主要是因为盟军需要法国抵抗组织在登陆战中提供帮助。丘吉尔还帮忙说服了美国人，让他们把由他们在北非训练和装备起来的法军第2装甲师派到英格兰。这支由菲利普·莱克勒克将军指挥的装甲师稍后将加入巴顿的第3集团军，参与诺曼底战役。可是让英国军官们哭笑不得的是，莱克勒克的装甲师在抵达约克郡后最先举行的仪式之一竟是一场向大约500年前被英国人烧死在火刑柱上的圣女贞德致敬的弥撒。

另一方面，盟军士兵得到警告，不得在法军登陆后触犯他们的敏感神经。士兵们得到一本小册子，这本小册子告诉他们要避免提及法国在1940年的屈辱失败。小册子里还说：“因为‘放荡的巴黎’等玩笑，人们普遍认为法国人是放荡、轻浮的民族，没有道德感，缺乏信念。但此时此刻这种看法尤其不正确。”但是对那些被满脑子兴奋地想着“法国小姐”的士兵们来说，官方简令不可能有多大作用。

丘吉尔的战时内阁意识到必须邀请自由法国的领袖到英国，向其简要地介绍有关D日的情况。丘吉尔在给罗斯福的信里说，尽管“戴高乐犯了很多错

误，干了很多愚事，可近来他已经表现出希望与我们合作的迹象，毕竟在解放法国这件事上很难把法国人排除在外。”但是罗斯福坚持认为，“出于安全考虑”，“在‘霸王行动’实施前”，必须让戴高乐留在英国境内。

自由法国在安全问题上的薄弱环节并不是渗透人抵抗组织网络的维希政府间谍，而是法国人简单易懂的密码。特别行动处内部群情激愤，尤其是一年前盖世太保大批渗透人抵抗组织之后，首席密码员利奥·马克斯因此前往位于伦敦中部杜克大街的法国抵抗组织办公室。他让他们的密码员任选一条信息进行编码加密，然后他将加密过的信息拿过来，当面破译了密码，让对方“瞠目结舌”。“这并没有让法国人觉得英国人可亲可近。”官方史学家用干巴巴的保守说法写道。然而高卢人的傲慢还是让自由法国的成员拒绝使用英国或美国的密码系统。秘密情报组织的头脑“C”曾在D日之前警告过丘吉尔，一定不能让他们通过无线电传送任何信息，只能让他们通过安全的通讯电缆传送信息。

丘吉尔派出两架约克式客机前往阿尔及尔把戴高乐和他的随行人员接回英国。但戴高乐不愿前来，因为罗斯福是不会同意讨论任何有关法国政府的问题的。6月2日，丘吉尔的代表达夫·库珀与戴高乐讨论了一个小时，试图说服他放弃边缘政策。达夫·库珀对戴高乐说，如果他拒绝前往，那么就正中罗斯福的下怀。他应该以军事领袖的身份在英格兰出现。达夫·库珀警告他说，最重要的是他最终会失去丘吉尔首相的尊重，丘吉尔会判定他这个人没办法打交道。直到第二天上午戴高乐才表示同意前往英国，此时两架约克式客机已经在机场等候他们了，他们将启程前往法属摩洛哥的拉巴特。

接着，他们从拉巴特启程，连夜飞行。6月4日早上6点，戴高乐乘坐的飞机在诺斯霍特降落。他们的这次旅程是完全保密的，可达夫·库珀惊奇地发现在他们走下飞机扶梯的时候竟然有一支庞大的仪仗队整队迎接他们，还有一支皇家空军乐队演奏着《马赛曲》。一封极具丘吉尔风格的欢迎信被递到戴高乐的手上。“亲爱的戴高乐将军，”信上写道，“欢迎您来英国！即将进行的是非常伟大的军事行动。”丘吉尔邀请戴高乐和他一同乘坐他的专列。“如果您能在下午1点30分抵达，我将有幸为您奉上午餐，随后我们将一同前往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司令部。”

丘吉尔的火车“前线司令部”的说法让达夫·库珀迷惑不解，最后，他们在朴次茅斯附近的一座小车站的铁路侧轨上发现了它。达夫·库珀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荒谬的计划”。在发现陆军元帅斯穆茨听从了丘吉尔首相的怂恿后（斯穆茨是一个坚决仇法的南非人），他的心更沉了一分。接着丘吉尔开始和戴高乐对话，说他已经说服他在广播上发表演讲。可让事情更糟糕的是，丘吉尔没有提到要讨论法国的内政事务，而这恰恰是戴高乐最关心的问题。